

在那些進出文學院紅樓，穿梭英美系教室間的日子裡，我經歷了青少年時期之後，最重要的一段啟蒙。從此，我逐漸發覺，許多簡單問題的背後往往隱藏著複雜的答案，甚至根本沒有答案。文學如此，生命亦然。但即使我們無法在現實與理性的世界中參透所有問題，除去所有疑惑，我們仍舊能選擇文學作為一種管道介入生命，嘗試在虛構與想像的疆土上找到可能的解答。

所有的文學作品或多或少都是對生命不同面向的探問，也是個人經驗的反映，無論作者或是讀者。閱讀文學作品猶如解碼，讀者總喜歡憑藉自己的分析與判斷，揣摩作者組合字句的動機，並且持續挖掘埋藏於言語深處，幽微隱晦的意象。在課堂上，我就是這麼被引領著，一步一步，學習以不同的角度解讀文本，試圖搜索文字背後潛在的可能。這樣一種閱讀方法的養成，就像擁有一只三菱鏡，藉由巧妙的折射，讓我得以解構看似無奇的白色光束，一窺耀眼的七彩光譜。

雖然閱讀的樂趣經常來自於「以意逆志」，但這同時也是閱讀最大的挑戰。因為讀者對於作者意志的探討，以及對於作品內涵的詮釋，並非絕對自由，也非毫無限制。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其實無法擺脫作者與文本之間，各種歷史、社會脈絡的牽絆，也逃避不了「知人論世」的責任。如果想要對任何一部文學作品有更深刻的掌握，讀者勢必有意識地調整自己閱讀的視角，進一步仔細觀察作品之外，作者、文本、歷史、社會彼此之間的連結，才能在四者交會之處看見該作品延伸出的其他意涵，並將這些意涵轉化成我們對生命的理解。

在東華的日子讓我深切體會自由的可貴，以及限制的重要。為學如此，處事亦然。而這樣一種透過文學認識生命，並在生命中反思文學的人生觀，無疑是我從英美系師長手上，得到最珍貴的禮物。畢業之後，每當我回想大學四年給我的啟發，心中浮現的影像，始終是壯闊的太平洋以及巍然的奇萊。或許，在某種程度上，花蓮的海洋與山脈正是典型人文主義最好的象徵：灑脫奔放，卻又保有嚴謹與離容。

劉川豪 / 英美系92學年度入學生